

七書講義

六韜三至六

九

庫	文	閣	內
五	三	〇	漢
九	〇	三	書
函	架	冊	號
一	八	〇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03
冊數	10 (9)
函號	299 21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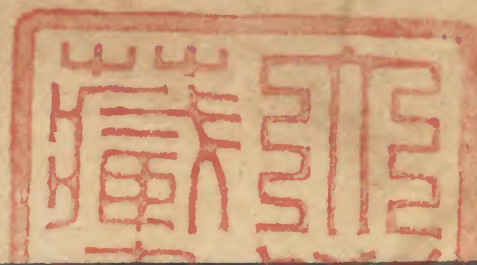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三十六

龍韜

王翼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潛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澗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



七書講義三六

六韜三

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
擇材力論兵革風馳電擊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
目詭符節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
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偶賓客論議談
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
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
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
遠方搖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
之意以爲間謀術士三人主爲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二
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壁糧食
財用出入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技良裘之製非一狐之腋堯舜至治之世

上行下効若無賴於其臣也而舜之都俞之際且有汝爲汝翼
之言有喜哉良哉之歌以王有帥師以立大功其可無輔助之
人乎股肱所以運也羽翼所以奮也旣得是人則可以張吾之
威神而使人之畏慕也蓋虎之所以能使百獸畏者以有牙距
也鷹之所以能使百禽畏者以有爪掌也虎而去其牙距則虎
之威無所伸矣鷹而去其爪掌則鷹之威無所奮矣君之所以
能使天下畏者以其有股肱羽翼之臣也君而不得其臣則何
以成其威神耶是以大漢之興股肱則蕭曹爪牙則信布者蓋
欲借是而以伸其威神也武王未得若人而用之此武王所以
有爲之奈何之問也夫舉兵帥師以將爲命蓋將者民之司命
死生之所係也故舉兵帥師之際必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
一術此言爲將者貴知變也命在通達則以其能變通也通其

變乃可以使民不倦。故爲軍之命者，必通變而不可執一也。法曰：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不出於中人，執一無權，必不可與言戰也。將其可執一而不通達乎？術者竒正之術也。法曰：竒正皆得國之輔也。爲將者必欲兩盡其術，寧可執一手。至於用人之際，則不可或拘其才，故因能授職，各取所長，使得以盡其能而任其事。才之大者則大用之，小則小用之。長於智者爲謀主，長於騎者爲騎將，長於步者爲步將。凡此皆因能而授以職也。至於驅之以應敵，則又因宜而定其制。時可用漢，則示之以漢，以爲之制。時可用蕃，則示之以蕃，以爲之制。凡此又因時所宜變化而應之，以爲之制也。紀綱者法度之謂也。昔光弼之爲將也，自牙將以下，如廷玉、惟正之徒，各以能稱職者，以光弼能因所長也。至於應敵之際，擒日越，則留希德以野次；克周摯，則與廷

玉惟正以鐵騎，是又因時變化而以爲之綱紀也。將之貴乎得人也如此。故將之所資，以爲股肱羽翼者，凡七十二人。自腹心一人，謀士五人，至於方士五人，法筭二人，凡十八職，共七十二人。官不徒設，必取之天數，而以爲建官之制。天有七十二候，而將置股肱羽翼七十二人，所以應天道也。昔者周之世，建官三百六十員，人惟見其三百六十也，而不知成周之制，取之周天三百六十度也。東漢之世，雲臺之像二十有八，人惟見其二十有八也，而不知東漢之制，取之二十八宿之數。蓋建官之法，非有所私也，必有所取象也。其術如此，亦必欲得其人以充其職，使其人以治其事，所以謂之備數如法也。用人之道固在所盡，而爲將之道不可不明。故又盡其在己者，而審知爲將之理，命理者將理也。以將爲命，故謂之命理。殊能異技，此則人各得盡

其所長而善於其職。若是則舉無遺事。故萬事畢。畢盡也。言可
以盡行軍之事也。太公雖言七十二人之應。而武王未知其所
用之人。故復問其目。所以求其職之所分也。自腹心一人以下。
至於法筭二人。此七十二人之數也。蓋其職有詳略。故其人有
多寡。此所以或一人或二人或三人。至於或八或九。皆因其職
而分之也。腹心一人。此則將之所賴以定大計者也。漢王之良
平。蕭王之冠鄧。皆腹心之臣也。主潛畫計謀以應倉卒。揆度天
心。消去時變。以其司大計之所定。故計謀在所總攬。而民命以
之保全。謀士五人。此則謀主也。有智者皆可爲之。此田忌之孫
臏。韓信之左車。皆謀士也。主圖安危慮未萌。此則論成敗之所
在也。論行能。此則較人才之長短也。明賞罰。此則公馭人之權
也。授官位。此則原用人之法也。決嫌疑。定可否。又所以爲勝敗

之政而收其成功也。天文三人。此則觀天象以察時變也。成周
之際。有太史之官。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此則天文之職也。
主司星歷則以觀星辰之變動。候風氣則以察時風之逆順。推
時日以觀其數。考符驗以觀其證。校災異以從其變。卽是數者
則天心之去就可知矣。故以此知天心去就之機。天之所與。吾
則取之。所以應天也。地利三人。則擇地利以處軍。如衛青之張
騫。知地利者也。主行軍營壘之事。故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
可與不可。皆聽從之。遠近險易之形。與夫水涸山阻不利之地。
亦皆知之。惟知地利。故不失其利。以至兵法九人。此則韜鈴之
士。曉兵法者也。彼惟能曉兵法。故可使講論異同行事成敗。此
則論勝負也。簡練兵器則欲便於用也。刺舉非法則刑罰不用
命者也。凡此者兵法之所該。故使之主之。通糧四人。此則運糧

食之職也。故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以足其用。使三軍不至於困乏。以其能足糧食也。奮威四人。此則選鋒之士也。故材力之士在所擇。兵革之士在所論。其奔擊之速如風馳電擊。人不知其所出。伏旗鼓三人。此則勇力之士也。故使之伏旗鼓。明耳目。蓋旗鼓軍之耳目也。惟伏旗鼓故可以明耳目。詭符節。謬號令。所以惑敵也。惟能惑敵。故闇忽往來。出入若神。敵不得而制之。股肱四人。此則代舉復者也。必其能力於治事也。故主任重持難。言代將任重難之事。修溝塹治壁壘。所以爲守禦之備。通才三人。此則智略之士也。故主拾遺補過以輔助之。應偶賓客論議談語。以代應對之職。消患解結。以除危難之事。權士二人。此則通變之士也。行奇譎設殊異。則主爲奇謀以誤敵也。奇謀所出。人不可知。故非人所識而獨運之於無窮之中。故能

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所以廣聞見也。故主往來聽言視變。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皆所當察。故在所覽。爪牙五人。所以敵愾也。故主揚威武以激勵三軍。使敢於進戰。可以冒難攻銳。無所疑慮。言可使之必往戰也。羽翼四人。所以張聲勢也。故主揚名譽震遠方。搖動四境以警攝之。故敵可弱。遊士八人。此說士也。故主伺奸候變。以開闔人情。使人心不疑。觀敵之意以爲間諜。是又因敵之情而惑之也。術士二人。此巫卜之職也。欲假是以成其事。故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二人。此醫療之職也。故主百藥以治金瘡。痊萬病。法筭二人。此善會計者也。故主會計營壁。所以度地也。計會糧食財用出入。所以理財也。

論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

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性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任官惟賢才。爲國之要也。官之所任。必欲得人。況將之爲職。社

稷安危之所係。萬民死生之所托。詎可妄愛之耶。必得其人。而後可以專其任。人不能皆賢。而有不肖者焉。此所以在所論也。其孫子之論將。有所謂智信仁勇嚴。孫子之智信仁勇嚴。卽太公之五材也。又有所謂將有五危。孫子之五危。卽太公之十過也。材則必勝。過則必敗。可不論之乎。是以晉謀元帥。則必曰。郤穀可。此以材論之。而知其可也。趙將趙括。其母力言其不可。此以非其材論之。而知其不可也。將之材有五。所謂智信仁勇忠皆材也。勇則敢於進戰。故不可犯。漢之李廣。可謂勇矣。故虜不敢犯之。智則明於應事。故不可亂。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孰得而亂之。仁則有惻隱之心。故能愛人。李忠嗣亦仁者矣。不以萬人命易一官。非愛人乎。信則以誠相待。故不欺人。羊祜亦信矣。當時吳將且有安有鳩入羊叔子之言。則其不欺也可知。

忠者必一心事君而無疑貳故無二心裴晉公討賊誓不與俱存非無二心乎必備是才而後可以居是職五材既備斯可以將矣五者其與孫子之五者亦一律矣而孫子易忠以嚴者蓋人誰不忠而嚴者又治軍之所先也先之以智者蓋孫子言之始計非智不可也其爲過也有十焉勇而輕死至於懦而喜任人凡十焉勇而輕死則必無持重之心故可暴以激之如楚子玉剛而無禮是勇而輕死者也故可暴急而心速者必不能持久故可久以縻之若趙括之出銳搏戰可謂急而心速者也故可久貪而好利此則好貨者也故可遺之以賂若秦之曉關之將可謂貪而好利者也故可遺仁而不忍人則不欲勞其民故可得而勞之若夫忍於人而如張巡之殺人而食則不可勞矣智而心怯則必不能斷故可窘孔明雖知天下大計然謀多決

少亦可窘也信而喜任人則內無所主而輕信人者也故可誑騎劫信齊人之言喜信人者也廉潔而愛人則其心懦故可侮苟貪而愛人若吳起則不可侮矣智而心緩則必不能速戰故可襲苟倂謂陳宮有智而遲此智而心緩者也剛毅而好自用則必無謀故可事之若項羽之剽悍則剛毅而好自用者懦而喜任人則必不明於事故可欺雖任人而不懦如趙奢輩則不可欺矣將有十過用之必敗其可不詳論而謹擇之乎此十者其與孫子之五危亦大率相若也將之爲任難乎其人也若是故太公復言所以置將之道不可輕蓋兵者國之大事兵之所爲大事者以其存亡之所係也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實統是兵也兵有成敗則國有存亡故其命屬之於將將者國之輔也以其可以助國之威勢也先王得不重之乎惟將爲可重此置

將之際所以不可不察也。其察之者欲其得人也。其在孫子亦云。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而太公亦云者。孫子之意。爲舉兵者言也。太公之意。爲擇將者設也。此太公所以置將不可不察爲言。惟兵在於將。故勝負係焉。兵不兩勝。亦不兩敗。蓋天下之勢。不兩立也久矣。此盛則彼衰。彼強則此弱。不勝則敗。二者必有一於此。不勝不敗者。必若河曲之戰。秦晉交綏而後可也。若泝水之役。陽處父退舍。子尚亦退舍而後可也。不然必有勝敗。有奇兵出踰境。無十日之期。必有勝負。此言一舉之間。成敗係焉。奚待於久耶。十日之間。不能亡彼之國。則必破軍殺將。蓋以勝負成敗可以一見決也。武王曰。善哉。蓋以其言之盡理。故不得不稱善也。

選將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欲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有嚴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至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不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慳慳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効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秉秉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以山濤之賢。三十年而不知其子簡。以王濟之賢。三十年而不知其叔湛。夫親莫親於父子。叔姪而有三十年而不知者。況其他乎。此武王所以欲簡練英雄。知其才之高下。而太公所以質外貌與中情而論之。夫世固有砥中

而玉表羊質而虎皮者。烏可以其外而信其中耶。有大辯而若
訥。大巧而若拙者。又烏可以其外而弃其內耶。聖人亦智於知
人者也。而門弟子又皆其平日所相與周旋而講究者也。其知
之若無甚難者。而聖人且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
之宰我。是則中情外貌爲難究也久矣。況於素不相遇者。一朝
欲擇而用之。不亦難乎。嚴而不肖。溫良而爲盜。貌恭而心慢。外
廉謹而內無至誠。與夫精而無情。湛而無誠。好謀而不決。果敢
而不能。慳慳而不信。外勇而內怯。秉秉而易人。若是者皆其外
可取。而內實失之者也。不可以其外而信其內。有恍惚而反忠
實。詭激而有功效。嗃嗃而反靜慤。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
無所不遂者。皆其外若無能。而其內反有可取者也。不可泥其
外而弃其內。惟其人材之相去。內外或遠。是以世之去取。所見

亦異。天下之所賤者。疑若可賤也。而聖人之所貴者。乃天下之
所賤者也。何者。天下之所見者外。聖人之所見者內也。所見既
殊。故其去取亦異。天下之所見。惟不及於聖人。此凡人所以莫
知。惟至明者乃知其極。苟非有大明見者。則亦何以見其涯際
哉。此無他。中情外貌不相應。所以難也。

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
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
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
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
賢不肖別矣。

人雖有難知之情。而有可知之理。所謂可知之理。果何在哉。昔
翼奉嘗上封事於元帝。時謂知人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執

十二律而御六情以參虛實萬不失一所謂知人之理其在是乎非也夫子有言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此正知人之術也此太公所以以微明之問之以言以視其辭蓋未知其所蘊則求之於言言心聲也情動於中而後形之於言問問之以言則彼必有所應之辭吉人辭寡躁人辭多即是以觀則其中之所蘊者可知矣昔高祖於韓信設拜之際則有所謂將軍何以教寡人之言此欲問以言而以觀其辭也窮之以辭以觀其變則究其所以盡是變者而以知其所得也辭而或窮則變亦有所窮矣故窮之以辭可以觀其變昔孫武之見吳王吳王既觀其書而復欲試以勒兵此欲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也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此又觀其所蘊之忠否彼其果忠誠耶雖間不入此武涉蒯通之說所以不能變韓信之心也或以為使

為間諜此食其唐儉之徒所以身死於敵而不變也明白顯問以觀其德此其究其所操守而明白顯問之以觀其內之所存者如何此光武所以以何願而問鄧禹也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者蓋人惟無貪心則貨賂不可移使之以財彼既不貪則廉矣以是求之則有如張奐之廉潔者必可得矣試之以色以觀其貞蓋人惟所守者正則必不為色所惑故以色試之可以觀其貞否以是求之則有如吳起之貪而好色者必可得而知矣告之以難以觀其勇蓋人惟敢於有為則必不擇事而安告之以難而彼無所避則其勇可知也以是求之則有如馬援之矍爍者可得而知矣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夫人內有所養者則必不為酒所惑故醉之以酒可以觀其態彼不困於酒則賢矣以是求之則有如李布之使酒任氣者可得而知矣大抵觀其外可

以知其內。八徵既備。則人之內外無所蘊矣。故賢不肖皆得而

知之。

立將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齊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則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

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騫。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士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熟。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曰。此上至天。下至地。無所不周。非禮無以得賢。非賢無以制難。昔高祖欲召韓信。拜為大將。蕭何曰。王素嫚無禮。今呼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乃設壇場。具禮拜之。大抵不盡其禮。不足以示其誠。不推以誠。不足以感其心。太公之所以告武王立將之道。誠欲武王盡禮以感激之也。當國家多難之際。避正殿而召將。所以示其不自居其

尊也。詔之以社稷安危之寄，所以重其責也。遂告之以所伐之國，彼有不臣之心，將軍其往應之，所以示其師出之有名而非已也。故曰應之而已。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齊，所以示其敬齊三日而之太廟，鑽龜卜日而授斧鉞，所以告之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立於阼階也。將入廟門北面而立，所以存答君之義也。君操鉞持首，授之以柄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之以刃曰：「從此下至淵，將軍制之。」其所以然者，所以專其任也。操鉞授柄者，取其有所執也；操斧授刃者，取其有所斷也。其任之既專，又恐其失之自用，故告之以利害之所寓。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故見其虛則進，是見可而進也；見其實則止，是知難而退也。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此兵法所謂惟無武進也。恃其衆而不審其謀，非武進乎？勿以受命爲重而必

死者，兵法有必死可殺之戒，以受命爲重而必死於敵，此危道也。故勿以是而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懼其驕以失衆也。勿以獨見而違衆，懼其剛愎而自用也。勿以辯說爲必然，懼其爲敵所誑也。以至勞佚必以身同之，故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與之同，士卒感之，豈不爲之盡力致死？責之既重，任之既專，戒之既至，則受命而出者，得無所報乎？是以將拜而報，則必分內外之任，別軍國之治，謂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此所以別軍國之異政也。古者立將之際，推轂之間，告之以自闡以外，將軍主之；自闡以內，寡人治之。是則軍國之治，未嘗不分也。而將復爾云者，懼其掣肘也。二心不可以事君，言以忠報國，無有二心也。疑志不可以應敵，言以智決之也。既受命而往，專斧鉞之威以爲權，則必以滅敵爲期，故不敢生還。古之

人固有誓不與賊俱存如裴晉公者則不敢生還之說可驗矣。於是將又欲有以堅其君之心。故又求君一言之諾。君既許之。乃辭而行。此甘茂所以指息壤以告昭王也。君既任之專。則將亦不可不專。故軍中之命皆由將軍。而君命有所不受。此細柳之營吏。所以有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之言也。將權既專。則其志必一。故臨敵決勝。無有二心。此魯山之所以願為斷頭將軍也。任專而性誠。宜其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莫之或制也。其說見於尉繚子。將權惟若是其專。故人亦樂為之用。智者則獻其明。故為之謀。勇者則致其力。故為之鬪。其氣之奮。可以麾厲青雲。其勢之疾。若馳騖焉。驚疾驚也。兵不接刃。而可以服人。戰勝於外。收功於內。吏遷其官。士獲其賞。百姓歡悅。以其可以慰其心。將無咎殃。以其行罰之當。夫若是則

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之。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熟。社稷以之安寧。武王一聞太公之言。其効若此。烏得而不稱善。其在制旨兵法。於論大將篇。有卜齋之太廟。鑽龜卜日。以受旗鼓之說。有操鉞授柄。操斧授柄之說。又有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之說。以至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其言大抵與此同。張昭之法。必本於此也。不然。何以古者人君命將為言。其終又曰。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還。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于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茲非為天下去愁嘆之苦。而人和故能然矣。昔者文侯之將吳起。嘗與夫人醮之於廟矣。此則得太公告廟之禮也。衛伐邢。師興而雨。此則得周人伐商而年豐之意也。故衛人亦以伐商之說證之。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厩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將必有權欲知其權之所盡則必求其所以爲權者威也明也禁止而令行也皆將之所以爲權也武王欲求其所以爲權者故以何以爲問太公則具言其所以盡之者夫刑必欲人畏不威則何以使人畏賞必欲人勸不明則何以使人勸禁令必欲使人遵罰不審則何以使人遵誅之所以爲威者非在數誅也能誅大則可以爲威賞之所以爲明者非在數賞也能賞小則

可以爲明蓋人莫不憚尊貴而忽微賤故於尊貴刑有所不加而於微賤者賞有所不及非所以爲威明也惟不憚權貴而大者有罪則必誅乃所以爲威也不遺微賤而小者有功則必賞乃可以爲明也是皆權極其所用故人服其威與明也至於用罰則尤不可妄加於人必審其可而後行則其爲罰也當矣故禁之必止令之必行是又權當其用而人必唯上之從故也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此言刑之當而可以使人懲故殺一人而三軍震慄其所誅者寡而所懲者衆也烏得不殺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此言賞之當而可以使人勸故賞一人而三軍喜悅其所賞者寡而所勸者衆也烏得不賞李光弼北城之戰所以能使三軍爭奮死生以之者以其殺之足以震三軍而賞足以悅萬人也刺賊者立賜之絹不刺者立置之斬茲其爲

權豈不足以震三軍而悅萬人乎。殺則貴大，以其誅大則可以爲威也。賞則貴小，以其及小則可以爲明也。殺何以見其貴大，以其雖當路貴重之臣有罪必誅，是能殺大也。其爲刑可以極乎上矣。賞何以見其貴小，以其雖牛豎馬洗廐養之職有功必賞，是能賞小也。其爲賞可以通乎下矣。刑能上極則可以使之畏，賞能下通則可以使之勸。既畏且勸，將威行矣。此將威之所以行也。昔穰苴之斬莊賈，是能使刑上極也。趙奢之以許歷爲國尉，是能使賞下通也。其在尉繚子亦曰：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繼之以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威也。亦此意也。

勵軍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武王曰：敢問其目。

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飢飽之審，而見勞苦之明也。人必有所感，而後有所勉。吳子嘗謂：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是則上必有以感乎下，而後可以使之勉也。如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怒，而聞鼓聲喜，其可無術以激之乎？聞金而怒，聞鼓而喜者，蓋金所以止也，鼓所以進也。士卒欲進而

惡止故聞金而怒怒其止之也聞鼓而喜喜其進也是皆有以感之故能然也大抵將之統軍必以身同之而後可以得其用太公所謂三將皆以身同之也將冬不服裘非無裘也思士卒之有號寒者也夏不操扇非無扇也思士卒之有冒暑者也雨不張蓋非無蓋也思士卒之有暴露者也若是之將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則何以知人之寒暑蓋人惟有禮而後知所以待下所以謂之禮將也若出隘塞之地冒犯塗泥將不憚其艱難而必先下步所以示其不自安而與之同勞苦也若是者謂之力將惟以力自用故知人之勞苦勞則欲息飢則欲食暗則欲明人情均也故軍次定而後將就舍以人皆得所息也炊皆熟而後將就食以人皆得其食也軍舉火而後將舉火以人皆得其明也凡此皆所以同其欲故謂之止欲將止欲者言不自肆

其欲而能止之以與衆同也不能自止其欲則何以知人飢飽之所欲將惟與之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必有所感而勉雖罹患難有所不辭故樂進惡退所以喜於聞鼓而惡於聞金雖堅城之下矢石之間必爭先登之雖堅陣之前鋒刃之下必爭先赴之非好死樂傷故爭先也以其心有所感故思有以報上也向非爲將者審知士卒寒暑飢飽明見士卒之勞則亦何以致其然昔楚子巡城而三軍之士皆如挾纊越王投醪而三軍之士喜滋味之及已至於穰苴之同勞苦吳起之舍不平隴畝田單之身操板插不無得於太公三將之說也其在尉繚子亦言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裘險必下步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亦此意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用爲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泄，告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天下所恃以爲至信者，莫如符節。符與節皆可以示信，而太公論緩急利害之所用，獨以符言者，蓋符以合驗，尤其至密故也。門關用符節，蓋以門關之禁爲嚴，故其合驗也。必以符陰符之說，亦取其可以合驗也。主與將通而用之，其爲制也。凡八等，其

最長者一尺，其最短者三寸，長短之所以若是者，必有以也。其勝捷之符則長，以其長於筭也。不利之符則短，以其短於筭也。至於常用之符，則中制焉。是以大勝之符一尺，擒將之符九寸，得邑之符八寸，却敵之符七寸，皆勝捷之符長也。敗軍失利，皆爲不利，故以四寸三寸。至於警衆堅守，請糧益兵，則其所常用，故以六寸五寸。符之用也，欲其速，不速而稽留，則爲失期，亦欲其密，不密而泄，則爲失機。凡此二者，皆行符之使，不謹其職，皆在所誅。八符之用，主將陰謀之所寓，故爲秘聞，而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莫善於此。又豈敵人所可測哉。故雖聖智，亦莫之識。昔者魏公子無忌，欲帥兵救韓，魏侯不許，乃奪晉鄙兵符而以發其兵。符之所用，不可不謹如此。況陰符之用，其可不密乎。

不密平陰書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爲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相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有陰符又有陰書者符雖可以合驗然不若陰書之所載其參用之法爲尤密也蓋用兵之道事不可使人窺功不可使人知事而可窺其事窮矣功而可知其功微矣武王於主將合兵之際欲行無窮之變則其事必欲人之不可窺欲圖不測之利則其功必欲人之不可知也然其事爲多非符所能盡況主將相

去遼遠言語不能相通爲之必有其道太公謂陰事大慮非符所能盡必書而後可爲主者欲通於將則必以書遺將將欲通於主則必以書問主其爲書皆一合而再離者言分一幅而爲三部也惟分一而三故三發而可以一知三發而一知者言人持一分合三人之所持參而用之故三發而知三人所操各不相知情知情懼其知之則因以爲奸也陰書之用若此其密敵雖聖智又安能識之昔者仲連嘗飛矢遺書以與齊將使之出降是亦得陰書之遺意也

與衆同非軍勢也

與衆同非軍勢也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竒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足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

而不制者兵也。夫兵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己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瞋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

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衡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恃力以伐人，不若得其所以伐之之道，則不勞而功舉矣。夫用兵之道，不爲事先，動而輒隨，其起兵之資，必因敵家之動，示其不由己起也。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兩陣之間，必有變動之機。此變所以生於兩陣也。既有變動之機，則必有制敵之術。奇正者，制之之術也。發於無窮之源，言術出於心，不可得而窮也。昔漢之伐齊，伐魏，伐趙，非漢強起兵也。彼不歸漢，故漢得以伐之。信之伐齊也，敗兵一佯，龍且旣渡，而後囊沙可決，其伐魏也，臨晉旣陣，魏豹謹守，而後水壘可渡，其伐趙也，旗鼓一弄，趙兵悉逐，而伏騎乃可得而入。若是者，皆因其變而用以奇正也。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蓋事欲豫定，兵欲神妙，事至而後語，是不能。

豫謀也。兵用而必言，是不能密機也。故語之則在於未事之前，事至則不語矣。用兵則必斷於方寸之間，豈復多言耶？昔韓信之告漢王，以北擊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是皆於未事之前而語之也。及事至則不語矣。木罌之渡，豈言夏陽之不守，背水之陣，豈言死地之是置？此用兵之不言也。事既至矣，而後議之，則必出於倉卒，故不足聽也。兵之爲用，千變萬化，臨敵制宜，非有一定之形，故其狀不足見也。惟其無定形，所以倏往忽來，獨專而不爲人所制，乃可以盡其權也。况夫兵事貴密，機事不密則害成，故聞則議之，見則圖之，知則必有以困之，辨則必有以危之，凡此皆言不密其機，而爲人所制也。光弼度思明之恨，不得野戰，乃爲野次以取之，仲達料文懿之必堅壁遼水，乃走襄平以邀之，是皆知其謀則必有以制之也。善

戰者不待張軍，此以不戰而服人也。必有以服人之心，故雖不張軍而可以收戰勝之功。善除患者理於未生，此言用智當在於未奔沉之前，其見機明而慮預者也。故於患之未生而有以除，善勝敵者勝於無形，此言應敵制勝於其易勝之際，必其得筭多而用機密者也。故雖無形而可以勝之。韓信奉尺書以下燕城，此善戰不待張軍也。張良借箸以籌六國之害，此除患於未生也。食其啗秦將而燒關可入，以勝敵於無形也。故上戰無與戰，此以不戰爲戰也。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兵善之善者也。此上戰所以無得而與戰也。爭勝於白刃之前，非良將。此言無謀而欲以力爭也。上兵伐謀，其次伐兵，戰以求勝，豈良將哉？趙括出銳搏戰，所以敗也。設備於已失之後，非上聖。此言失機而後爲備也。焦頭爛額之功，不如

曲突徙薪之謀。失而後脩。豈上聖耶。二憾既往。卻獻子乃使之備。是烏得爲上聖耶。智與衆同。非國師。技與衆同。非國工。此言謀慮材能。必欲出衆也。古有國士。有國手。有國輶。國士者言名擅於一國也。國手者言藝擅於一國也。國輶者言器擅於一國。謂之國師。必其智之出於一國。今智與衆同。烏得謂之國師。謂之國工。必其能之出於一國。今能與衆同。烏得謂之國工。太公此言。蓋謂善制勝者。不與衆知也。孫子曰。戰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勝出於人所共知。亦豈足以爲大將哉。事莫大於於必克者。蓋攻不必取。不足以言攻。故以必克爲大。謂之莫大者。以無大於此也。此言用兵欲其決取也。韓信戰必勝。攻必取。得諸此也。用莫大於玄默者。蓋竒正發於無窮之源。守出於不言。視出於不見。玄默之所以爲莫大也。此言用兵出於無

形也。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得諸此也。動莫神於不意者。蓋出不意。兵家之妙用也。其進也速。故人不及慮。則其動也。豈不爲神耶。司馬懿八日而至孟達城下。此以不意爲神也。謀莫善於不識者。蓋陰其謀。密其機。豈欲使人之知也。其機旣巧。人不可得而知其謀也。豈不爲善耶。司馬懿伐文懿。文懿阻遼。懿弃遼而向襄平。文懿豈知之耶。此以不識爲善也。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蓋將以怠敵。必有以誤敵。先見弱者。非本弱也。示以弱也。彼以吾爲弱。則必輕進。所以可勝也。鬪伯比請羸師。以張隨。孫臏滅軍竈。以致龐涓。此皆先見以弱也。惟其有以誤而待之。故用力寡而收功多。所以事半而功倍。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此言國之盛衰。天地必有變動。惟聖人乃能知之。故徵其變。孰能知其紀。極耶。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者。此言

事必有數。循陰陽之道推之。則可以從其候而爲之。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蓋消息盈虛。大數當然。聖人視是以爲常。物有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所形。以春夏而舒。以秋冬而慘。物因是而有死生。氣一舒而物生。一慘而物死。此因形也。兵之進止亦猶是也。必見敵之形而後可戰。未見形而戰。是強戰也。雖衆必敗矣。善戰者居之不撓。此又言將能定其心而不爲敵所惑也。惟不爲敵所惑。故其見勝負也明。見可以勝則起。不可以勝則止。非明於所見者乎。巾幗遺而懿怒。陽遂餌而亮不動。其所處之定否爲可知也。人惟見勝明。故其爲事必決。是以無恐懼無猶豫。恐懼則不敢爲。猶豫則不能斷。二者皆兵之患。惟明於所見者。乃能無之用兵之害。猶豫爲大。此言用兵者不可以無所斷也。三軍之災。莫過狐疑。此言用兵者不可以有所惑也。猶楚

國之獸。一行無退。以其不斷也。狐之爲物。一步一止。此則有所惑也。不斷者其爲害大。故用兵之害。猶豫爲大。傳曰。嘗斷不斷。反受其亂。其害可知也。若夫疑惑則未甚爲害。故爲三軍之災。法曰。衆疑無定。國疑雖無定。疑去則可定。故特可以爲災。而未若不斷者爲大害也。傳曰。持不斷之志者。開群狂之門。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以狐疑對不斷。則猶豫之爲不斷也明矣。惟善於應事者。則見利而動。不至於或失。因時而舉。不至於自疑。失利後時。則無以制人。而反爲人所制。故受其殃。昔吳之伐越。惟不能取之。乃使越王得以圖吳。至於吳王自斃。非失利後時。而反受其殃乎。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不猶豫。蓋天下唯智者爲能知之。惟巧者爲能應之。能知之。故從之而不釋。能應之。故一決而不猶豫。昔范蠡之相越。圖吳。可謂智巧兩盡。

者矣。自吳王會黃池之後，凡再舉兵以伐之，是能從之也。及姑蘇之役，吳王遣使求赦，范蠡以為不可及，鼓進兵，非能決之乎。惟其能決意而為之，是以其兵之速如震雷，迅電倏然而至，不及掩耳，瞋目言其兵勢之疾，不容禦也。赴之若驚，言其出於臨時，若有所驚，謂也。用之若狂，言其勢之無常，不容測知也。當之者破，近之者亡，言其必可以勝之，而入莫之禦也。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言將能守之以心，故嘿然而靜，雖不言所守，而所守自固，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此言將能視之以心，故眇乎有得，雖不見所視，而視自爾徧。昔者曹之拒索，令解鞍縱馬，勿復白，紹兵之至，其勿白者，將守之以不言也。後世稱曹公之用兵，謂其若神，非不言而守，乃所以為神乎。李衛公之伐蕭銑，於其始集，知其無備，必敗，是未有所見而能視也。後世稱李靖以

為料敵明，非不見而視，乃所以為明乎。神明之道，至為難盡，惟知其道，乃能無敵。故野無衡敵，對無立國，所當之必敗也。茲非天下之將，亦未易至此。此荀子所以曰：天下之將，通神明。

奇兵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道，大要如何。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陣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為變也。深草蒼蘩者，所以遁逃也。谿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負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

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謬追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謹囂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偽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

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兵有本有末，其所以制敵者本也，無以制之，而必欲與之角力，抑亦末耳。武王問太公以用兵之大要，非欲求其本乎？夫善戰者大抵有妙用，非戰於天之上，地之下也。其成與敗，皆由神勢之得失也。神勢者妙用也。古之人或以滅竈而勝魏，或以增竈而勝羗，或以下馬解鞍而疑虜，或以開門却洒而退敵，白衣搖櫓而可以囚關羽，瓠火渡淮而可以戮康祚，與夫火牛燧象，鐵當灰囊，皆昔人之用，以爲神勢者也。得是則可以昌盛，一或失之，是無以制敵也。豈不危亡？兩陣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此所以誘敵也。故可以爲變法，有所謂半進者誘也，縱卒亂行，是乃示之無統，而以誘之也。越以刑人三千進退以誘吳，非所以爲變乎？深草蒼蘂，此言盛草可以遮蔽，故可以遁逃，法有所

謂衆草多障者疑也。惟可以疑人，故可得而遁逃。宇文憲伐柏爲庵，以示齊人。齊人翼日乃知其退，非以遁逃乎？溪谷險阻，此深澗隙陷之地也。不利於車騎，故可以止車禦騎。井陘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此韓信之所以不敢進也。隘塞山林，則其形之險，可以據守。故雖少，可以擊衆。此光弼所以傳山陣而擊思明之數十萬也。坳澤窈冥，此蒹葭鬱蒼晦冥而不可見之地。故可以匿形而伏。宋武帝至覆舟山，言此山下必有伏兵。命劉鍾模之，果得伏兵數萬。此則其地之窈冥，必可以伏也。清明無隱者，此言平原曠野之戰，非設伏之所。故清明可見，而無或隱匿。若是，則必以勇力而相角。故以戰勇力爲言。三晉之兵，素號驍勇，蓋以三晉之地古號戰場。清明無隱之地也。故其民惟知力戰，而以驍勇爲尚。疾如流矢，此言兵之爲勢，必欲其速。天

下之至速者，莫如流矢。故其疾也有取於流矢。擊如發機，此言兵之制勝，必欲其中。天下之必中者，惟發機爲然。故其擊也有取於發機。流矢發機之用，所以破精微也。精微者，言用兵之妙也。彼雖妙於用兵，而吾有以勝之。故精微爲所破。孫子論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者，亦此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此無形之兵也。所以誤敵也。有以誤之，則敵必墮其術中。故可以破軍擒將。田單令老弱乘城約降，所以設奇誑誘也。燕師安得不爲所破？四分五裂者，分兵以擊之也。可以擊圓破方，言無陣不破也。鄭公子突爲三覆以禦戎，前後衷之盡殲，非可以擊破之乎？驚駭則無鬪心，故因其驚駭而擊之，則易。故雖一可以擊十，符堅之軍八千之所破，勞倦暮至馬陵，其勞倦可知也。故以全魏之師反敗於孫臏之萬弩，其易取可知也。奇技

所以越深水渡江河者。此在軍用有所謂飛橋。飛江天浮之制。可以渡溝塹大水。而太公於武王拒險之問。亦言以天潢濟三軍。此則竒技之作也。強弩長兵。可以及遠。故可以踰水戰。法曰長兵以禦。又曰弓矢禦。此則強弩長兵之用也。長關遠候者。謹斥候也。暴疾謬遁者。疾至而急退也。若是則可以謹守。可以致敵。故降城服邑者。以之。充國嘗以遠斥候待羗。韓信嘗以佯北克齊。此其效也。鼓行謹囂。則鼓噪以奪敵也。其奪之也。必有竒謀。田單令城中鼓噪。老弱擊銅器爲聲。乃所以助火牛之竒謀也。大風甚雨。則天地晦冥之際。敵人必不能相及。故可以搏前而擒後。魏太武因風雨以征赫連。太宗因天雨甚以克突厥。此因風雨以伐人也。僞稱敵使。所以絕糧道。此蓋示之以不疑。而後可以絕之也。李孚着平冠持問事杖。自稱曹公都督。巡歷圍

壘。所過呵責。徑入其營。是豈不足以絕其糧道乎。諺號令與敵同服。此蓋欲以雜之而備其走北也。馮異變服。與赤眉同服。而終以克之。得之此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蓋師出有名。事乃可成。故直者爲壯。曲者爲老。戰必以義。則其名之正。其師之直。宜其衆有所持。而可以勵之。以勝敵也。高祖之衆。本不項敵也。及編素一舉。而項王無死所矣。此義可以勵人也。尊爵重祿。以勸用命者。蓋人必有所慕。而後有所勉。爵尊祿重。以是而誘之。則人必勉於用命矣。嚴刑罰。以進罷怠者。蓋人有所畏。而後有所奮。刑罰既嚴。則彼必畏而思奮矣。湯之誓師。則予其大賚。汝。予則孥戮汝。武之誓師。則以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爲言。皆所以勸用命而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予一奪者。惟喜故予。惟怒故奪。馭下之術。主將之所同。公其情之好惡而用之。

則下必歸所馭矣。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文德也，武威也。以德服人者深，然必馴致而後可以威服人者，暫可得而立見之，惟以馴致，故其効遲而徐，惟可立見，故其効速而疾。威德之用得其宜，則臣下必歸所馭矣，故可以是以而調和王軍，制一臣下使之咸聽于上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此據得其地，則可以堅守。兵法言凡兵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寔，軍無百疾，是則處高敞者，可以警其所守也。保險阻，所以爲固，此守得其地，故可保之以爲固。尉繚子謂守者不失險也，是則保險阻者，必可以爲固。山林茂穢，所以默往來，此言草木茂盛，則可以藏形，故可以默往來。孫子言林木鬱穢，爲伏奸之所，以默其往來，也可知矣。深溝高壘，則城池之固也。糧積多，則糧食之足也。若是則可以久處，故可以持久。尉子言攻之不能取者，城高池深。

財穀多積也。此則可以持久也。明矣。不知戰攻之策者，不可以語敵。夫人必明禦敵之機，而後可以待敵。不知其機，則何以待入乎？故不可與語敵。宋襄公不從子魚之言，此不知戰攻之策也。烏足與語敵哉？宜其敗於泓也。不能分移，不可與語奇。夫人必明於勢，而後可以用其術。苟一於合聚，而不知分移，是當分不分，反爲縻軍。何奇之有？此符堅百萬之師，所以一麾而莫止者，以其不能分移也。何足與語奇？宜其敗於淮淝也。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蓋人惟明於數，而後可以盡權變之道。苟一於正，而不知以治爲亂，則亦何足與言權變之道？吳人屬目於越，將不仁，則三軍不親。自此以下，言將任之至重，而其材之難盡也。法曰：仁見親，不仁則無以感人之心。其何以使之親乎？將不勇，則三軍不銳。法曰：勇見方，不勇則人無所視効。故軍不銳，將不

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傾。法曰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則可以見於未然。將而不明則昧於事機。所以三軍傾危也。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法曰密其機。欲密其機不可不極其妙。將不能極乎精微之理。則何以能密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法曰先戒爲寶。能戒則知謹所備。將不常戒則三軍必無備。故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已。將能強力則能以身先人。而三軍亦各盡其職。苟不強力則人必怠矣。得無失職乎。將之所任若是其重。而其材必不可不備也。蓋將者人之司命。謂之司命者。以人之死生係於將也。將之用兵而當則民生。不當則民死。故爲人之司命。惟爲司命。故三軍之治亂亦與之俱。蓋統軍者將也。得人則治。非人則亂。豈不與之俱乎。賢與不賢在於將。而安危強弱及於軍國。將而賢

則可以昌其國。強其兵。苟爲不賢則兵弱國亡矣。吳起守西河。秦兵不敢東向。李牧守雁門。匈奴不敢近邊。此得賢將則兵強國昌也。趙括用而趙軍坑。騎劫用而燕師敗。此不賢則兵弱國亡也。大抵兵不可以無將。將莫先於得人。法曰得士者昌。又曰輔周則國必強。亦此意也。

五音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

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抱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者。聲色之符也。

按周禮大師之職。大師執律以聽軍聲。大司馬之職。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獻于社。是則律音之用。古人之所先也。晉伐楚。師曠以一歌之間。而知其勝負之所在。觀其言曰。吾驟歌南風。又歌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是則律管之用。必有其効也。三軍之勝負。律音之聲。必可以知之。宣武王以是為問。

也。然律音之用。其事為甚妙。其事既妙。則以是為問者。其意豈不深乎。太公因其問之所及。而求其意之所存。故以深哉為辭。夫律管十二。陽管六。陰管六也。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陽六律也。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中呂夾鐘。此陰六律也。律管雖十有二。其音不過乎五。五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屬乎五方。而十二管分配四時。故不過乎是五者也。此正聲也。萬代不易。言時世雖變。而此音常存。故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此五行之神也。而五音實配焉。角音木。商音金。羽音水。徵音火。宮音土。即是五行則可以知敵。何以知之。即管聲之應而知之也。既知之。必有以制之。其制之道。亦不外是也。金木水火土。必有相尅之義。而吾之制敵。則因所以勝之者而用之。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此五行之相

勝也。而吾之制敵，亦以是用之。是法之用，非後世也。上古三皇之世，嘗用之矣。虛無之情，以制剛強。言其事無可據，故其情虛無。卽是情而可以制人，故敵雖剛強，有不能自恃者矣。其爲用也，非迹可拘，故無有文字。然大槩本之五行，卽五行而推之。此巧曆之所心計也。何文字之有。五行之道，天地自然。此天地之常道，不過是五者也。自開闢以來，是道已明。由是自然之道，則可以知敵矣。若夫盡所以制之之術，則必極其變焉。六甲之分，微妙之神，此其變也。以五行而分爲六甲，乃可以制之。其事爲甚妙，故謂之微妙之神。占軍之勝負者，必本諸此。其爲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之夜，遣輕騎往近敵壘九百步外，持管當耳，大呼以驚震之，必有聲應管。其來甚微妙，因是聲而推之，則可以知而制之矣。角聲木聲也，角聲應管，當以白虎之軍。白虎金

也。金可以尅木也。徵音火聲也，徵聲應管，當以元武之軍。元武水也。水可以尅火也。商音應管，商金聲也，當以朱雀之軍。朱雀火也。火可以尅金也。羽音應管，羽水聲也，當以勾陳、勾陳土也。土可以尅水也。五管聲絕而莫之應，是爲宮聲。宮土者也，故靜應宮以青龍。青龍木也。木可以尅土也。此五行之符，可以爲佐勝之徵。成敗之機，亦可卽是而知。是固可以制之也。然其事微妙，若何而知之。太公復言其所以爲外候者，蓋是音雖微妙，而有聲色之符，可以爲外候。外候爲顯，五音爲隱，卽其顯可以知其隱。然是候亦何以知之。卽夫敵人驚動之際，可得而知之。角木也，故聞桴鼓之音，則知其爲角之外候。徵火也，故見火光，則知其爲徵之外候。商金也，故聞金鐵矛戟之音，則爲商。羽水也，言語之所屬，故聞嘯呼之聲，則爲羽。至於宮居中央，靜而不動。

故寂寞無音之可聞。是爲宮也。凡此五者。皆聲色之符驗。可以爲外候之證。言卽是可以知其音之所應。故云外候。向非神明之將。亦未易推是而制敵也。

兵徵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爲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陣勢已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

而相繞。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如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必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武王曰。善哉。吳子嘗論。有不卜而與之戰。有不占而避之者。是則敵之強弱。勝負之證。不可不知也。然何以知之。夫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此其證也。明將能因是而察之。則可以知其勝負矣。其證候求之於人而可知。曷爲効之狂人。自謹候敵人出入。以下皆其候也。秦使者目動而語肆。史駢知其必退。晉師聽而無上。伍參知其

必敗。建德度險而囂，太宗知其可破，周摯方陣而囂，光弼知其可擊。若夫鬪士倍我，則韓簡不敢敵；秦政成事時，則士會必欲避楚；察敵人之出入，進退動靜，言語妖祥，與士卒之所告，則其強弱勝負可以知矣。三軍悅懌，則其氣舒；士卒畏法，則其令嚴；敬其將命，則其權重；相喜以破敵，則有必戰之心；相陳以勇猛，則有敢戰之心；相賢以威武，則有不伐之心。夫如是，則勢不可敵。故知其為強證，若夫三軍數驚，則人心不足；士卒不齊，則人不從令；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則人有畏心矣。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則人心不一矣。不畏法令，不重其將，則人無所統矣。若是者，非弱而何？至於三軍齊整，陣勢之固，此則人和也。深溝高壘，此則地利也。又有大風甚雨之利，此則天時也。加以三軍無故而旌旗前指，則有必勝之兆；金鼓之音，清揚宛鳴，

則有整治之象。若是者，非人力所至，必得神明之助。是為大勝之證。若夫行陣不固，旌旗繞亂，逆風雨之利，惑士卒之心，氣絕而不服，此則失天人之助也。戎馬驚奔，兵車折軸，此則兵器失其利也。金鐸之聲，下以濁，鞀鼓之聲，濕以沐，則其氣不振也。故春知其為大敗之證，凡此四證，雖可以察敵，而於占氣之法，亦有不可廢。按太白陰經，城壘雲氣占篇，有白氣覆地者不可攻，蓋有黑氣如星者，急解圍；黃雲臨城，則有大慶；青雲南北出，不可攻；攻城過旬不拔，遇雷雨者，其城有輔，疾去勿攻。蓋占氣之法，亦有不可攻，有不可攻，必審察而後舉。色如死灰，氣出而西北出，而元復入，出而覆我軍，高而無所止，皆所可攻。若出而東南為有氣，故不可攻。拔凡攻城圍邑，過旬之久，不雷不雨，是無變也。此必有天輔，宜亟去之。若是者，有不可存乎其間，故知之而後可。

以而進止也。夫之。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事。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具。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耨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笠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鑿鍾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用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紵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鋤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收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在人事也。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安其處所。丈夫治田

有畝數。婦人織紵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士也。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宋向戌欲弭兵。君子以爲不可。唐蕭俛議銷兵。河北終以不復。當天下無事之際。戰攻之具。守禦之備。其可廢乎。兵不可廢。又不可好。然則如之何而可有。立於此。不好不忘。而可以寓其事者。取之人事足矣。古者井田法行。兵農一致。當其無事而居也。則以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及其有用而戰也。則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率。五率爲師。五師爲軍。其編之卒伍軍旅者。卽此閭族黨之民也。其在遂也。則爲鄰里。鄰鄙縣遂之民。故遂人則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遂師則登其車輦。巡其稼穡。遂大夫則稽其功事。移其執事。此則寓兵於農之法也。井田之制。太公實營之。故以戰攻守禦之具。取必於人事。耒耜

之用則兵家之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則兵家之營壘蔽櫓也。鋤耨之具則矛戟之類也。簞薛笠笠則甲冑干櫓之類也。攻城之具卽鑿錘斧鋸而可知。以至雞犬則伺候之意。織紵則旌旗之制。平壤亦如攻城。鑿草亦如戰車騎。耨田疇則如戰步。刈禾薪則如積糧食。寔倉廩則如堅守。伍田里則如行約束。吏官長其所屬猶將帥也。垣里相限其所分猶隊分也。輸粟取芻則廩庫之屬。城郭溝渠則塹壘之事。凡此皆卽人事之所用。而可以備用兵之具。故用兵之具盡在於人事。善爲國者取於人事。以其本在是也。不必家藏戈戟日習行陣。而後可以爲其事也。故古者不急於軍旅。而惟人事之是修。遂六畜闢田野安處所。丈夫耕桑。婦人蠶織。以是而爲兵農之法。富強之術。始不是過。何必他求哉。茲蓋萬乘農戰。而天下無敵。富強之術。宜自是生也。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三十六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三十七
 虎韜百二十具。想也。想也。想也。想也。想也。想也。想也。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夫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衝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天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廢車輪。陷堅陣。敗強敵。夫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為首。電影青莖赤羽。

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縱擊橫。可以敗敵輜車騎寇。其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陣敗步騎。方首鐵楮。維盼重十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楮。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鋌。敗步騎群寇。飛鈞。長八寸。鈞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螂。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

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步騎突。瞋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鐵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寸。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冑。鋌矛。千二百具。張鋌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二十具。虎落。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二十具。渡溝壑。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缸。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

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徽縲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象。鉏鋸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張之。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蔡鑿又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爲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背鐵杷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背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艾草木大鑿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又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楸杙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兵軍用之大數也。武王曰。允哉。取用於國。欲其便於用也。成周之際。有車人。以爲車。有廬人。以爲廬。器蓋以攻守異器。車輪異制。不得不爲之辨也。成周太平

之際。猶不忘武備。況周家肇造之初。武王得不以攻守之具爲問乎。科品衆寡必有其法。科品者其所制之度也。衆寡者其所用之數也。器之所制。其長短大小必有度。而其所用則視乎其人。而以爲之數。是器也。其爲用也大。則以是而爲者。其意亦大也。太公以是而爲大哉之問。蓋以其所資者大。故其所問者大也。其爲具也。各有科品。如所謂武衝大扶胥。如所謂絞車衝車。電車輕車。此則車之科品也。如所謂強弩。如所謂大黃參連弩。此則弩之科品也。如所謂螳螂劍。又扶胥。如所謂虎落劍。又扶胥。此則行馬之科品也。科品旣明。器用自便。夫如是。則可以張兵之威。所以謂之兵之大威也。蓋器惟足於用。則勢亦資以奮。此兵之大威。所以在於器用也。其爲用兵之大數。則以萬人爲率。其爲器用。各有其數。器非妄制也。名各有所取。曰震駭者。取

其威之可以震動而驚駭人也。曰電擊者以其可以駭之也。曰霆擊者以其可以震之也。其名各有所取也。器非妄用也。各有所宜也。或可以陷堅陣。或可以敗強敵。或可以敗步騎。或可以要窮寇。或可以走北。皆其所宜也。以至於昔人之所已用者。則見於黃帝之敗蚩尤。溝塹之所可渡者。則見於飛橋。天潢之制。大則有車。次則有弩。又次則有矛戟楯櫓柯斧。微而至於杷鎌杙鋌。凡人之所資以爲用者。莫不悉具。而其所以爲用。則因乎其人。之數。萬人所用。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通而計之。通足以充萬人之數。然是器也。欲其常新。則不可不加人工焉。欲其全備。則必修治之。使無或壞。欲其精利。則必砥礪之。使無或弊。是必得巧手三百人。然後可以善其事。舉兵之大數。以此爲率。故太公指是以爲大數。武王既聞其科品之利。與其衆寡之數。

豈不以是爲當。故曰允哉。允者當也。言其所言之當也。

三陣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陣地陣人陣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陣。武王曰。善哉。

三陣制不一。有八陣有五陣。又有三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八陣之制也。方圓曲直銳。此五陣之制也。而三陣之說。又異。與天地人是爲三陣。天陣果何取耶。陰陽向背也。地陣果何所取耶。土地之利也。至於人陣。則人與器用耳。太公指日月星辰斗杓。左右向背以爲天陣。此則取之天時也。明矣。以丘陵水泉前後左右之利爲地陣。此則取之地利也。明矣。車馬文武是爲人陣。非人與器用耶。在張昭兵法論三陣之說。謂凡用兵有三陣。善

用兵者備詳三者形勢然後可用兵陰陽時日風雲星氣天陣也山川險易丘陵水泉地陣也將帥士卒器械人陣也此三者將兵之急務觀此則太公之三陣可知矣不惟是也唐人負半千亦常論是三陣矣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爲之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爲四武衝陣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爲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孫子曰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又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是則危亡之地宜在疾戰武王之所問前後斷糧道

絕此則死地不得已之時也宜太公以爲天下之困兵必以暴用之則可以勝不暴而徐則人心恐矣故敗如此之兵必爲四武衝陣以武車驍騎亂其軍而疾擊之使之莫知所以禦之者而後可以橫行武王又謂若已出圍必求所以勝之太公乃使之左右各疾而敵戰無與敵人爭道而中軍則迭前迭後以舒其力而更出夫如是故可以走其將疾戰之法嘗於段紀明得之昔高平之役虜兵甚盛段紀明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狹以強弩副輕騎爲左右翼且激之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衆皆騰赴紀明馳突而擊之其虜衆大潰茲不無得於太公疾戰之法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

七書詩義卷三十七
絕我糧食。敵人既眾，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鬪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人持玄旗，操器械設銜枚，夜出，勇力飛足，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士強弩爲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陣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備左右，敵人若驚，勇敢冒將之士疾擊其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鬪，莫我能禦。

孫子曰：圍地則謀，又曰：圍則禦，是則爲敵所圍，歸路既斷，糧食既絕，而敵之糧食甚多，險阻又固，可不求所以爲必出之道乎？必出之道，在器與氣耳。器械者人之所資以爲用，勇鬪者氣之所資以振器械爲寶，則器爲可重也，勇鬪爲首，則勇爲可先也。

昔李廣爲右賢王所圍，廣乃命士持滿而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此則欲出者必以器械爲寶也。吳漢爲謝豐所圍，乃厲諸將使人自爲戰以立大功，此則欲出者必以勇鬪爲首也。其出也必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因其不備而出之。昔高祖爲項王所圍，得紀信詐降而高皇乃間走，此則乘空虛無人之地也。其出將士持玄旗，欲夜則無所辨也，操器械所以爲援也。設銜枚欲其無聲也，然必以夜而出，慮其知之也。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此皆勇鬪之士也。使之平壘爲軍開道，後則以材士強弩爲伏，弱卒車騎則居中，以其不便於用也。既陣畢乃徐行而出，無得驚駭，然必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左右以備，此則資器械以爲用也。敵人若驚而覺之，不過使勇士前戰，弱卒居後而伏兵則視利而動，彼追則疾擊其後，又且多其火

鼓蓋夜戰則欲火鼓之多所以變人之耳目也吾謀既定吾戰
既疾則若從地出若從天下彼安禦我哉文不盡於義士無難
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壅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
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候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
爲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壅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
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
敵絕陣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鬪則生不
勇則死已出者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
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爲四武
衝陣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鬪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其慮慮深者其爲謀必悉武王既慮爲敵所圍以求必出又慮
坑壅大水無舟可渡前則爲敵所限歸則其道已塞斥候嚴險

兼阻守車騎要其前勇士擊其後其勢亦已危矣必求所以爲之
之道夫絕險者必求越險絕險而不求所以越之是坐而待斃
於敵也其在軍用有飛橋飛江天潢飛橋所以渡溝壑飛
江可以濟大海行軍之際茲用已先具則遇大水廣壅深坑必
以飛江轉關天潢而濟況若是之地敵所不守縱守之其人必
寡故可得而渡昔楚之侵隨除道梁澁蓋得此法也勇力材士
從我所指衝敵絕陣皆致其死蓋惟死戰則可以免也欲人之
死則死必示之以必死故燔輜重焚糧食告之以勇鬪則生不
勇則死是示之以必死戰也昔鎮惡之至渭橋也棄船登岸諸
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去家萬里舫乘衣糧茲已逐流唯
宜死戰可立大功誠有得於此也踵軍則居前而已出者令踵
軍設雲火遠候依草木丘墓險阻以爲援敵人車騎不敢遠追

長驅懼吾之襲其後也。而吾則以緩至者，并力以戰，又為四武衛陳，以為禦敵之備。其備既嚴，宜三軍皆精銳勇鬪，而莫我能止矣。此武王之所以稱善曰：夫為萬里之師，未嘗不慮其後也。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去谷險，阻之冰，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若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為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素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為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輶輜；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疾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

鼙鐸，吹鳴笳，越溝澗，則有飛橋轉關，輶輜鉏鋸。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水之具也，其用智於未奔沉之前，事至而後求，所以脫之，不已晚乎？武王所以每事必問，蓋慮其事之或至此也。深谿大谷險阻之水，在地不能免，然舟梁未設，三軍未濟，水草無有，得無稽留乎？此武王所以問也。而太公則以豫備之說告之。在法有曰：人習陣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慮，欲其先設器械，欲其先備。此則極物以豫也。教欲素信，士卒欲習，此則人習陣利也。王者之兵，必先乎是。凡三軍有大事，此正用兵之際也。莫不習用器械，欲其人便於器也。其為器也，不一而足。攻城圍邑，則有輶輜臨衝之車，皆攻城之具也。孫子曰：修櫓輶，則是器也。攻城之具也。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皆望敵之具也。孫子有備器械之說，楚子有登巢車

之舉則是器也。視城之具也。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在分險法則以武衝為前。大櫓為衛。在必出法則以武衝拒前後。大櫓備左右。此則為行止之用也。明陔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在敵武之法則選材士強弩伏於左右。在戰步之法則以材士強弩備其左右。此則為蔽衛也。明矣。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在戰步之法或均置蒺藜。或操行馬進退闌車以為壘。此則設營壘之具也。晝則登雲梯遠望。所以視城中也。立五色旌旗。所以變敵人之目也。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所以變其耳目也。孫子曰。晝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所以變人之耳目也。太公所言亦孫子意也。以至飛橋轉關轆轤鉏鋸天潢飛江浮海絕江。此皆渡水之具也。其在軍用有飛橋轉關轆轤飛江天潢之制。皆其用也。三軍

用備則緩急有所資。故主將無憂。

而臨境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陣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來。為之奈何。太公曰。分兵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為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謀。動而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孫子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是則與敵臨境。彼此可以往來之地。是乃通地也。兩陣皆固。未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而又慮彼之來。此武王所以憂也。而太公先告以自治之策。後告以攻襲之法。分兵三處。以三軍各分三處也。令前軍深溝增壘。無出列。旌旗擊鼙鼓。以為守備。又令後軍多積糧食。不與之敵。此自治之策也。昔高祖塞成臯之險。取敖倉之粟。而堅壁滎陽。所以為守備也。若夫發銳士以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是又攻襲之法也。孫子有所謂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亦此意也。夫以力角。人。不若以謀伐。人事有所當慮。敵不之意。則可擊矣。戒有所當修。敵不之備。則可攻矣。既擊其不意。攻其無備。則敵安得而知之。故敵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又慮夫敵或之知。而有潛伏要擊之舉。太公則告以挑戰以勞之。揚塵以示之。鼓噪

以從之。所以撓而悞之也。况又出其左右。近而襲之。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敵不敢來。吾可以往。敵人內外受敵。其敗也必矣。而昔者。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陣相望。眾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陣不固。後陣欲走。前陣數顧。鼓噪而乘之。敵人遂走。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噪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眾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微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

發戢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
避。遠我旌旗。踈我行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金而止。
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
走。武王曰。善哉。遂合其軍。而擊之。其軍驚。果不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
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塞不守。斥候懈怠。士卒不戒。敵人
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
怠爲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
乏著。而皆斜向。三千人爲一屯。誠而約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
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
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

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奈何。太公曰。
分爲三隊。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
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用兵之道。上欲得其時。中欲謹其守。以天時言之。
則寒暑不宜。霖雨過節。非其時也。以地利言之。溝壘不固。隘塞
不守。失其利矣。以人事言之。斥候懈怠。士卒不戒。三軍無備。上
下惑亂。則守備不嚴矣。三者俱失。而無一得。武王安得不以是
而爲憂。然用兵之道。以戒爲寶。吳子之對武侯。嘗謂先戒爲寶。
而於將之五謹。其四亦曰戒。蕭銑恃秋潦。所以見敗於李靖。賀
魯惟恃深雪。所以見擒於定方。彼惟不戒而怠。所以敗也。若夫
知所戒。則敵不得而乘之。故令壘上誰何。以號相命。皆所以爲
戒也。况又加以誠約。各致其謹。敵人雖至。見其不可襲。則必還

矣。還則力必盡，氣必怠，故可發銳士隨而擊之，所以乘其怠也。然武王又慮夫敵知其計而反蹈其伏，三軍爲之擾亂。太公則以分兵之說告之，吾兵旣分，則彼心不可得而皆備之，故分追之際不可越其伏地而進擊之際，三隊必欲俱至，前後兩旁合而攻之，明號審令，使不紛亂，若是則可以勝之矣。昔吳起以擊強告武侯，亦謂分爲五軍，五軍交至，必有其利，誠以多方以制之，故可以勝之。

絕道無雨，陸路非其利也。以水爲險，水不可斷也。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基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

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大陵，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悞失，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常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是五十里，卽其警急，前後相救，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兵貴爲主，不貴爲客。爲客之道，必先掠於饒野，以爲足食之道。今引兵深入，與敵相守，而糧道乃爲所絕，前後乃爲所越，戰守俱有不便。武王得不思所以爲之之道。此在法有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知地之形而得其利，則可以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可以知城邑丘基地利之所在，關梁可以謹守，我軍可以堅固，彼又安

能絕吾糧道。越吾前後哉。其在尉繚子。集兵敵境。必栖其大城。大邑而絕其道。能使敵人有城無守。有人無入。有資無資。是則爲容之道。必貴乎得地利。而後可以戰守也。太公雖以地利爲告。而武王又慮夫候望者失誤。卒與敵遇。兩旁爲敵所翼。前後爲敵所越。不足以戰守爲之奈何。且前茅慮無。楚人之所以勝。斥候必遠。克國之所以固。遠候不發。何以得敵之情。故太公所謂必先發遠候。審知敵人所在。又慮不得地利。則以武衝車爲壘。所以自衛也。置兩踵軍於後。所以爲應援也。其踵軍相去或百里。或五十里。凡以備有變而前後救援也。環衛旣謹。應援旣嚴。敵人烏得而犯之。此三軍所以完堅而無毀傷也。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

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擊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裡。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外內。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死戰。其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爲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卽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至。慎勿與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壞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土民曰。罪在一人。如此則天下和服。

武王曰善哉。之。以。畢。命。其。上。及。曰。畢。命。人。時。出。頭。天。不。味。頭。
無守法以救而誠以食而久攻城圍邑必先明乎此武王問太公
以乘勝入敵境欲攻城圍邑恐為敵人中外合擊太公遂告以
隔內外絕糧道之法其始則遠其車騎警以屯衛所以自固也
次則阻其內外使應援不及中人絕糧使轉輸不通既無所恃
又以為援又無所資以為食不敗何待內外絕糧食隔固可以擊
公之也然事極則智生彼既知其不免則必有謀約夜出窮寇以
車死戰且又不可不慮也然擊強之道必分軍而用之分為三軍
王所以多其備也視地而處所以求其利也又知敵之別軍與其
大城別堡置遺缺之道以利之此以利誘之也而已則守禦愈
嚴勿令有失如是則敵不知其謀故恐懼而栖保不入山林即
歸大邑以求其利而別軍不知謀間走矣然亦在遠車騎以要

之謹行陣以守之與之相拒而勿令遺脫中外既隔中人必以
先出者為得道其練卒材士必出繼之而所留守者則獨老弱
者矣吾於是始可以驅入而據其地然亦不必與戰但絕其糧道
風久圍而守之使之自降彼既降矣吾因而撫之使之相率而歸
亦無燔其積聚欲人足其用也無壞其宮室欲人安也冢樹者人
之所護社叢者鄉民之所愛故勿伐之降者既明其罪則勿殺
之其主可誅其民無罪故雖得其民勿戮之示以仁
義蓋欲以是道而感之也感之以是則彼必知吾兵之舉非為
已私也本之仁義也既有以感之必有以懷之施之以厚德所
以懷之也懷之以是則彼必知吾兵之舉非以傷之也乃所以
恤之也如此則彼國之民知其罪之所歸在於其主一人者其
主也宜其天下咸和服矣湯武之師吊民伐罪之師也非有所

害也。湯誓泰誓之作，無非示之以仁義也。大德之所昭，財粟之所散，無非施之以厚德也。不惟湯武然也。高祖入關，秋毫無犯，則於人必無懷也。秦王子嬰既降，且以之屬吏，況有所殺戮乎。其語父老，則以除害爲言，非示之以仁義乎。三章之約，田租之減，非施之以厚德乎。此漢之所以盛也。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蒼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卽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若至，則引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還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

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烟覆吾軍，其太兵按黑地而起，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四武衝陣，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按孫子火攻之法，發火有時，起火有日，當以數守之。火發而必以兵應之，發土風則無攻，下風皆其大要也。是以陸遜之克先主也，則人持一炬，劉毅之走亘元也，則烟塵漲天，因風縱火，高穎以是而平陳，縱火舉燎，皇甫以是而討角，知所以用火之時，亦足以破其軍也。此武王之所以深憂，而太公則告之以火應火之法，先之以望敵之具，察敵而知火起之候，則燔吾前後以應之，敵人苟至，其計必沮，而引軍却退矣。吾乃按黑地而堅處，此乃下風之地也，加以強弩材士以爲衛，如此，則敵不能害吾矣。昔李陵之伐匈奴也，匈奴於上風縱火以燒陵軍，陵亦放火。

燒斷葭葦用絕火勢。陵亦得所以應火之術也。惜其所將者少而勢有所不敵。所以不能自全也。若夫敵燔吾四面。又按黑地而起兵。此則敵人得夫火發而早應之說也。火發而應之以兵。兵靜者不可攻。故太公告武王以衝陣強弩以翼之。欲得其靜而使敵不敢攻。特可以自保耳。何勝負之有。公問定之。武王曰。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即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返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陣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

衆則必勝矣。

太宗嘗曰。諸將但能言避實擊虛。及其臨敵。鮮識虛實者。則虛實之理。誠為難知。宜武王必欲有以知之也。夫欲測敵者。必知三才之理。上而天時。下而地利。中而人事。三者既無不通。則於敵之情。斯無不知矣。欲知其變動。則必登高下望。而後可以知之。昔者楚子嘗登巢車以望晉軍矣。段韶嘗登邛阪以望周軍矣。登高下望。宜其可以知其變動也。其虛實。即其壘而可知。其去來。即其人而可知。然何以知之哉。始而聽其鼓鐸。見其無聲音。似虛也。而未敢以為虛也。又觀其壘上多飛鳥。城上無氛氣。然後知其詐為偶人也。兵法曰。鳥集者虛也。今多飛鳥而不驚。必其虛也。此叔向見城上有鳥。而知齊師之遁也。敵人卒然而去。不遠而返。此必統軍元律也。疾於用士卒。故前後無次而行。

之際必求所以守則固戰則勝之道夫守而不固不足為善守戰而不勝不足為善戰故守則欲必固戰則欲必勝孫子云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繼之以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是則守則必固戰則必勝也太公遂言林戰之法分軍為衝陣所以為衛也優兵所處所以求利也弓弩為表所以禦敵也戟楯為裏所以自翼也斬除草木以廣其道是又欲優戰所也高置旌旗謹敕三軍所以聚而安之以待敵也然其為謀必欲其密不可使敵人知吾之情此固所謂林戰也而其為法則又詳焉太公復申言其法其為法也率吾矛戟相與為伍所以為援也林間木疎以騎為輔所以防侵突也戰車居前示以必戰也然亦料敵勢之可不凡優於已則戰不優於已則止蓋兵法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優則利也不優則不利也故

見優則戰不見優則止林多險阻必慮夫敵有伏兵以襲其前後故必置衝陣以備前後既得其優乃可以戰戰之既疾敵人雖眾無所用之宜其必走又且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曲林戰之法無以易此故謂之林戰之紀言此乃林戰之法也蓋兵以地而用用以法而善此林戰之法然也然前言林戰此又言林戰之紀者蓋論兵之所用雖當知其地而論地之所宜則必欲得其法是謂林戰者此以戰地言也是謂林戰之紀者此以戰地之法言也

不獲音三突戰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為敵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

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於晦。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奈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而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鬪，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孫子論死地，以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武王所問，敵人長驅侵掠，係累人民，此正孫子不疾戰則亡之地利也。武王

所求以守固戰勝之道，而太公則以是爲突兵。曰：突兵者，謂宜疾戰也。惟疾戰，故不暇於食，其牛馬足其糧食，必暴擊而前，然亦不可以無應援。故令我遠邑別軍選鋒擊後，所以令攻之也。審其期日，必會於晦，所以不欲使之見也。疾戰如是，敵雖衆，亦無所用之，故其將可虜。若夫敵人分軍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或止而收牛馬，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以致吾三軍恐懼，於斯之時，亦惟突戰。彼旣未盡至，吾則設備以待之。自去城四里爲壘，以下皆備也。金鼓旌旗皆列而張，所以示其衆也。別隊爲伏兵，所以襲之也。壘上多積強弩，亦以待之也。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所以拒禦也。車騎居後，所以蔽翼也。勇力銳士隱伏，所以藏銳也。及其旣至，令輕車合戰而佯走，所以致之也。令城上立旗擊鼓，以爲守備。彼以我爲守，則必薄我城下，而不知守是

攻之策。吾之伏兵計發而內外擊之。三軍疾戰而前後攻之。若是則敵衆無所用。敵計無所施。故勇者不得鬪。輕者不及走。而敵衆不足恃矣。田單嘗縱火牛以克燕軍。鄭人嘗爲三覆以敗北戎。是皆突戰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之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裡。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避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散而走。士卒無鬪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

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或擊其裡。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寡不可敵。衆弱不可敵。強此常說也。況又引兵深入。而敵人以夜攻之。三軍震恐。若是則戰勝守固之道。尤不可不求也。太公以是爲震寇。謂宜有以震動之也。利以出戰。不可以守。蓋守則氣弱。必禽於敵。戰則氣銳。必可勝之。選材士強弩車騎。以爲左右。所以自爲不可勝也。乃疾擊急攻其前後表裡。若是則必能亂其卒而駭其將。武王又慮夫敵人遮前後。斷銳兵。絕材士。內外不相聞。而士卒無志於鬪。將吏無心相守。太公謂王之此問。爲甚明也。蓋以其勢之可見。故其理之易知。所謂之明哉。之問也。當此之時。此明號審令。使衆知所從也。出銳士操炬火。將以

爲火攻也。二人同鼓，所以震其聲也。知敵所在，而表裡擊之，微號相知，滅火息鼓，所爲期約也。加以三軍疾戰，宜敵之必敗也。吳漢之在廣樂也，時建衆十萬，而漢乃選四部精兵，與烏桓突騎三千，齊鼓而進，以破茂建。又何慮其敵之強耶？

敵武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用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陣不敢當，爲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陣而處，敵人遇我，伏兵積

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乘勝以勝者易，易敗而勝者難。南原之役，右師少却，高祖失色。此敗兵之舉也。而太宗乃能因是以禽老生，非易敗而勝乎？武王所問敵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三軍震走，太公謂此爲敗兵，易敗而勝，其事爲難，是必善者而後可以成功。故曰：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善者以其能戰也，故孫子論勝於易勝之說，亦以善戰者爲言。非善者安能易敗而勝乎？武王未知所以用之之法，而太公用以言之，必欲伏其材士強弩，翼以武車驍騎，去前後三里，使敵逐我，而後發吾車騎以衝之。如此則敵已墮其計中，故彼必擾亂，而吾衆之走者可以自安止矣。太公所言雖可以衝突而擾亂，而武王又慮夫強弱衆寡之不等，加以敵

兵之整治精銳之不可當太公復以伏兵之說而言大抵不有以藏其形則不足以成其功韓信之克陳餘也以草山之伏馮異之克赤眉也以道側之伏伏兵既密而車騎堅陣以待之敵遇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而車騎銳士因以疾擊宜敵人之眾不足恃而其將必走也此孫臏馬陵之弩所以俱發而勝龐涓也

鳥雲山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栖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旣以被山而處必爲鳥雲之陣鳥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其山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衢

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陣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陣於山之表使兵所處乃分車騎爲鳥雲之陣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也

鳥雲澤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爲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饒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爲主必因敵使精微爲寶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

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爲衝陣。優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爲鳥雲之陣。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陣。優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鳥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公曰。凡用兵之法。孫子論行軍。有處山之軍。有處澤之軍。蓋以地無常形。兵有異用。而太公論山澤之兵。則本於一法。在山之兵。旣取鳥雲以爲兵。而在澤之兵。亦取之矣。古人言鳥合之衆。以其易散也。以鳥名之。非以其散乎。古人論兵之輕者。謂如雲覆之。謂其可以包覆之也。以雲名之。其合可知也。夫兵之道。不過乎散與合而已。

山澤雖有異地。而鳥雲本無異制。用之於山。則山可以勝。用之於澤。則澤可以勝。此無他。用得其法也。其在處山之兵。則欲高而惡下。故高則爲敵所栖。下則爲敵所囚。山有陰陽。有左右。陰陽者。山之南北也。左右者。山之東西也。處陽備陰。處陰備陽。處左備右。處右備左。欲四方之皆有備也。敵所能陵越者。必備其表。於衢道通谷。則絕以武車。無通其路。置旌旗。勅三軍。以密其機。而使敵不之知。是謂山城。以其在山。亦可以固守也。行列已定。士卒已陣。法令已行。奇正已設。此則備之已具也。故於山之表。各置衝陣。便兵所處。以求其利。然其所以疾戰。則無出於鳥雲之兵。故以鳥雲。山兵爲兵。至於澤兵。其所處雖異。其所遇雖難。而其爲法。亦不出於鳥雲。太公始雖告之以詐敵之法。然敵不可詐。則計必有所用。故始而求途以離其害。終而因敵以趁

其利欲人之導已則不可以愛財故求途之道以金玉為主彼慕吾之財則必告之以所可由之道矣欲踐墨而隨敵則不可以或泄故必因敵使而以精微為寶既得其情而後欲密其機也然武王又慮夫敵人知之而太公乃反復以鳥雲之兵終之蓋以用兵之事無出於此故指是而以為用兵之奇豈非分合為變兵之奇道也此鳥雲所以為用兵之奇然太公又恐後世不明其意故於終篇復明鳥雲之制而以散合變化明之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眾以弱勝強為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眾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強者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隣國之助為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榮

惑其將迂其道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眾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隣國之士厚其幣界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矣武王曰善哉

眾寡強弱勢不相敵然寡或可以勝眾弱或可以勝強茲又不可不求其所以然三略有曰以寡勝眾以弱勝強則眾與強或不足恃安得武王不以是而為問夫以少擊眾者必以伏兵日暮而邀擊之乃可以勝之也昔者龐涓以全魏之師而敗於孫臧之萬弩此以寡勝眾也然非馬陵道隘龐涓暮至則孫臧之謀亦無所施若夫以弱擊強者則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資其力以勝之也昔者楚子伐鄭而楚師夜遁是豈鄭強而楚弱耶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也春秋書荊伐鄭繼之以公會齊

人宋人救鄭子。此以弱勝強者。必藉人之力也。武王於此又慮夫無可伏之地。無可要之處。無可必之時。與夫無助與之國。則將何以哉。太公遂以誑誘之說交際之禮。而以明之。誑誘之說行。則彼之將必為所榮惑。其道雖不遠。而吾能迂而曲之。使遠其途。既遠則其行必遲。故會當日暮。因其未盡渡。未及舍之時。而以擊之。則可以亂其衆而走其將。交際之禮。則大得所事。而大國必與之。隣有所親。而隣國必助之。此皆身辭厚幣之所致也。若然則雖寡可以勝衆。雖弱可以勝強矣。又何患焉。

分險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

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衝為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衢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車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為前。大櫓為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為一屯。必置衝陣。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武王曰。善哉。

昔晉楚泝水之役。陽處父與子尚分泝水而守。陽處父退舍。而子尚亦退舍。此則分險而守。各求所以為便利。而不敢輕動也。分險拒其難。如此如欲守則固。戰則勝。可不求其所以為之術。然大抵分險戰守之法。處山則嚴為之備。水則必思所濟。既濟則欲求其得利。則必謹所守。處左備右。處右備左。則其為備也嚴。雖無舟楫。則以天潢而濟。則可以濟不通矣。既濟而廣道以

十言詩卷三
六
優戰所是又求其利也。置武衝列強弩塞衢谷立旌旗。是又欲謹其守也。惟以武衝為衛。所以謂之車城。武衝車也。言雖無城守而有車可以為救翼。是亦城守也。故謂之車城。若夫拒險而戰。則前以車救以櫓。而翼以材士強弩。每三千人為一屯。禦以衝陣。便其所處。三軍各以次攻。左則左。右則右。中則中。並攻而前。迭戰迭息。已戰者則歸。所未戰者則更而進。如此則乃可以以勝矣。武王聞其計之善。故善之。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三十八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三十九

大韜

分合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為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誓賞罰。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陣。立表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按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分合之變。兵之大要也。故孫子云。分合為變。而太宗與衛公答問。亦以分聚通宜為言。是則分合之變。不可不明。大抵用兵之道。其始也分。其終也合。其分之

者所以據其要地其合之者所以并力以戰武王以三軍分爲數處此則其始之分也期會合戰此則其終之合也然人稠兵衆不可得而一故必有約誓賞罰行焉此武王之所以併問之也而太公乃先言分合之變而後言將之所以合戰夫爲將者必知戰地戰日而後可以千里爲會知戰地與日既定矣乃移檄書與之會以攻城圍邑之期使之畢集其所既告之以時日矣大將乃設營而立表轅門以爲之期清道禁行以止往來彼諸將必有使至先至則賞後至則斬如是則軍必以時而至故遠近奔集三軍俱至可以併力合戰昔高祖垓下之役始與信布期而不至高祖深以爲憂及信布等發兵俱至而後高祖之業定矣此乃會期并力之効也

武鋒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也故雖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可以擊敵然不知敵之可擊則亦未保其必成功也是以武王謂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必欲見可而擊夫敵有可擊之道必有可見之形凡十四變皆敵人所可擊之形也審察是變而後擊之則敵必敗矣所謂十四變者自敵人新至以至心怖凡十四形新集可擊此則因其始至而擊之也

陳慶之克魏也。嘗以未集而勝之矣。人馬未食可擊。則因其未
修備而擊之也。光弼之伺其方飯以擊賊是也。天時不順。則違
天時者也。故可擊。吳方得歲。符堅欲伐之。所以敗也。地形未得。
此則失地利者也。故可擊。竇泰依山未列。周文帝所以克之也。
奔走則師無統者也。故可擊。北戎遇覆而奔。所以為鄭所敗也。
不戒則無備者也。故可擊。李靖之討蕭銑。以其無備也。疲勞則
倦。故可擊。周訪擊杜曾。以其彼勞我逸也。將離士卒。則所守不
固。故可擊。劉裕去關。令其子守。所以狼狽而歸。涉長路則人困。
故可擊。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所以為周文帝所克。濟水則可
邀而擊之。此韓信所以克龍且也。不暇則人煩。故可擊。此賀若
弼之平陳。所以欲彼出我入以煩之。阻難狹路則扼塞之地也。
故可擊。馬陵道隘。孫臏所以克龐涓。亂行則無統。故可擊。亂次

以濟。楚人所以敗於羅。心怖則多疑。故可擊。見八公山草木皆
人形。秦師所以敗於晉。凡此皆其所可見者也。故皆可以擊之。
其在吳子。武侯問敵有必可擊之道。而吳起對之以審虛實而
趁其危。自敵人遠來新至。至於心怖。凡十三事。而杜佑論敵之
可擊。亦有十五形。大抵必本諸此。為人因在。故可擊。

練士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
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
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拔
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敢之
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
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闘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

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壻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爲一卒名曰倖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霍去病所以每戰皆克者以其所將常選也余公理所以不能成功者以其所驅市人也惟練而用之則所戰無不克矣此武王所以問也夫含生之類皆有所欲人固有以材而欲見用者亦有以志而欲見用者吾因其材而用之則天下之材無或遺因其志而用之則天下之志有所伸曰冒刃之士曰陷陣之士曰勇銳之士曰勇力之士曰寇兵之士曰待命之士凡此者皆其材爲可用也吾則各使聚爲一卒以盡其材曰死鬪之士死

憤之士必死之士曰勵鈍之士倖用之士此則皆其志欲求用也吾則各使之聚爲一卒以伸其志有材者以材擢有志者以志奮練士之法無出於此不可不察也察之既審則人皆可用之人矣其在吳子亦有所謂練銳之說謂強國之君必料其民自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以至於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凡五者皆軍之練銳其與太公所言殆表裏矣

教戰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

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
司馬法有五兵五當之制。是則兵之敵戰皆有所當也。況車步騎乎。晁錯嘗論得地形之說。謂土山丘阜。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平原曠野。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是三者通相與戰。必有所當。均而用之。得無術乎。此武王以車步騎三者所當之數而為問也。且車與騎。其為制不一。故其用亦異。車也者。所以捍蔽也。故為軍之羽翼。太公分險之法。以武衝為前。絕道之戰。以武衝為壘。是則車為軍之羽翼也。明矣。惟為羽翼。故敵陣雖堅。車可以陷之。敵兵雖強。車可以要之。敵兵走北。可以遮之。

皆以其可以蔽也。騎也者。所以馳騁也。故為軍之伺候。曹公兵法。有遊騎戰騎。衛公兵法。有跳盪騎兵。是則騎為軍之伺候也。明矣。惟為伺候。故敵之軍敗。則可以踵繼之。糧道可以絕斷之。便寇可以攻擊之。皆以其可以伺候也。車步騎三者。欲其相當。車則必敵戰而後可。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以其不得其所用也。若夫三軍之衆。成列而相當。此則敵戰之際。故其所當之數。可得而言。然亦以其地之險易而辨之。易地則宜於車騎。故所當者衆。險地則不宜於車騎。故所當者寡。若於易地。則一車可以當步卒八十人。一騎可以當步卒八人。若以車而與騎當。則六車又可以當十騎。至於險地。則其所當之數。不及於易地。故一車特可以當步卒四十人。一騎可以當四人。以車與騎戰。一車亦只可以當六騎矣。是皆因地形而異其數也。車騎之用。若

是其大故爲軍之武兵武兵者信其猛疾也是以十乘之車可以
以敗千人百乘之車可以敗萬人千騎可以走百人百騎可以
走千人此其大數也至於太宗問曹公戰騎之說衛公則以爲
八車當車徒三十四人太宗問車步騎之法衛公則以爲一馬
當三人何其數之不同耶衛公所言荀吳曹公法也此之所言
太公之法也法異故用異
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陣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
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
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
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
去一里各返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
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

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
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
武王曰善哉

所以統軍者必有人所以列兵者必有陣古之教戰之法伍有
長率有長旅有帥師有帥皆所以統之也曰鵝鸛曰魚麗曰荊
尸皆所以列之也吏數者此所統之人也陣法者此所列之陣
也以軍之吏數言之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帥百車一
將皆以統之也其法始於五以五者數之所起也終於百以百
者數之所成也由是而推或千或萬皆自此始也其在衛公所
論之軍制則曰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帥率長一人此則
長帥之職也至於凡軍千乘將吏二人其數與此異者衛公所
言漢魏制也所以不同其爲陣法則以地形之險易而別之易

地則廣故以五車爲列相去左右隊間或四十步或六十步以其地之廣而可以馳騁也至於險地則狹故車必循道聚以十車屯以二十車左右則六步隊間則二十六步其相去雖若是其近亦以長而帥五車縱橫之間以里爲率各返故道所以防失軼也嘗觀鄭人魚麗之法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則知太公所言陣法爲可驗矣至於騎之吏數亦以五以十以百而分必二百而一將者以其易統於車也觀北城之戰光弼與論惟正以鐵騎二百與郝延王以三百二百一將太公法也而三百亦一將者此以才而用之也霍去病所將四十萬騎是又大將也其爲陣法亦以陣之險易野則優於馳逐故以五騎爲前其相去左右隊間之地其廣或二十步或四步或五十步以其地易故所占之地廣若夫險地則狹矣故前後左右隊間之地比之易

地各減其半或十步或二十步或二十五步一屯則三十騎一輩則六十騎而十騎又統以一吏縱橫相去以百步爲率周旋相共間而各復於故處所以防散失也太公之所言既若是其詳武王安得不稱善

武車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擊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優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騎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已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擊射前後左右周

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眾者名曰武
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人各有能故選之各有法能於車者是爲武車士能於騎者是
爲武騎士二者其能不同也選士之法亦因以異所謂車士者
必其能逐奔馬束縛旌旗力能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者而後
可所謂騎士者必其能壯健捷疾超絕倫等馳騎穀射越溝塹
登丘陵越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眾者而後可周人戎車三
百兩虎賁三百人此則選車士之得其人也霍去病以四十萬
騎出塞其所以將常選此則選騎士之得其人也車騎之士必
以年四十以下者以其血氣方剛之時爲可用也必以長七尺
五寸以上者蓋人長八尺故有取於七尺五寸以上者焉是二
者其才既異乎人則其待之也亦不可輕故皆不可不厚也言

待之必欲其厚也其在吳子有所謂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
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擐旗取將必有能者此之類選而別之愛
而貴之是亦太公不可不厚之說也

戰車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
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
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
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陰
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墨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
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
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
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

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卽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卽陷之。陣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卽陷之。前往而疑，後恐而退，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于乘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兵惟有異制，故亦有異宜。步也，車也，騎也。三者之制異也。步則利於馳逐，故貴知變動。車以陽燥而起，以陰濕而停，故貴知地形。騎所以爲軍之伺候，故貴知奇徑別道。其所宜不同也。三者雖不同，而同於爲兵，故三軍同名。名雖同而用則異，是又不可以其同而不別其宜。此三軍之所以同名而異用也。太宗嘗問

衛公以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則質之魚麗之陣，明以伐狄之事，謂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是知車步騎有所異，亦有所同也。且以車言，其所用之地也。有以勝，亦有以敗。故死地有十，勝地有八。大抵地不能皆利，而害者尤甚。自往而無以還之死地，至於前不能進，後不能解之陷地，凡十有者皆害也。地不能無害，將貴於避害。拙將則不知於避，故見擒。而明將則知之，故能避。其在孫子嘗論絕澗、天井、天羅、天牢、天陷、天隙之地，謂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是亦欲人之知所避也。若夫八勝之地，則必因敵之勢而陷之。自敵之前後行陣未定，至於遠行暮至，三軍恐懼，皆勢之可因也。由是而陷之，宜無不勝矣。勝敗之地，若是其明，將能知之，則敵雖周圍于乘萬騎，前驅旁馳，吾何畏彼哉！以吾知

所去取也。故雖萬戰必勝。此鄭伯之所以克北戎。馬隆之所以克梁州。若夫房琯陳濤之戰。用古車法。而反以致敗。是豈善用車者哉。文曰。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而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鬪。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

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群。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蔽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裡。此騎之難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返。此騎之困地也。汗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

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騎有十勝九敗，其所以去敗而從勝者，則在夫將之能矣。古之用騎以勝者，在漢則韓信，灌嬰，霍去病，衛青，李廣之徒；在唐則李靖，尉遲敬德，李光弼，薛仁貴之徒，皆騎將也。使數君子不知夫騎之勝負之地，則亦何以能成功耶？騎不得成列，則韓信未敢下井陘，敵勢有可取，則光弼因以用論郝騎有可用，宜無不勝，如不可用，得無避乎？自敵人行列未定以下，皆其取也。故勝惟其可以勝，所以能走敵克敵，所存止於八者，意其傳者之失之也。亦不曾害其為勝也。若夫九敗之地，則敵之所不利之地，故明將必遠避之，而闇將不能避，所以敗也。

戰步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為行馬，蒺藜置牛馬隊伍，為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退，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必解。武王曰：善哉。

太公均兵之法，謂一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則車騎之勢盛，而步兵之勢微也。然北戎侵鄭，鄭伯謂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是則步兵亦可用也。而所以用之，則貴乎得地，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必依乎是者，欲恃是以為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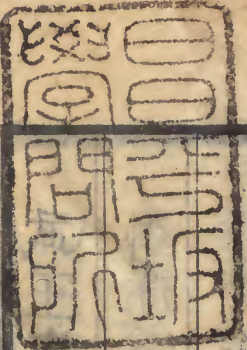
太宗論此乃以天隙之地丘墓故城爲疑曾不知九地之變屈伸之利孫子所言也宜衛公以謂我得爲之利豈宜反去之是則步兵必欲依險也況又前之以長兵強弩繼之以短兵弱弩長兵強弩所及者遠故前之短兵弱弩所及者近故後之又且更發更止可以迭戰而久敵車騎雖衆而至必堅陣疾戰以禦之而以材士強弩備之若是則何爲不勝武王又慮夫無險阻可恃而軍士恐怖則何以哉若此之地宜以拒禦爲尚爲蒺藜置牛馬隊伍作四武衝陣掘地爲命籠操行馬以闌止之使材士強弩以備之凡此者皆拒禦也李衛公嘗答太宗蒺藜行馬之間謂守禦之具非攻戰之施而太公於此乃以爲戰具者蓋惟有以拒之而後可以勝之然太公豈專以是爲勝哉必繼之以軍疾戰而後可以解若太公者可謂籌之審而計之善矣

武王安得不稱善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三十九

財及十書... 卷五十五

七十一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Japanese book format, containing various characters and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元治元年

